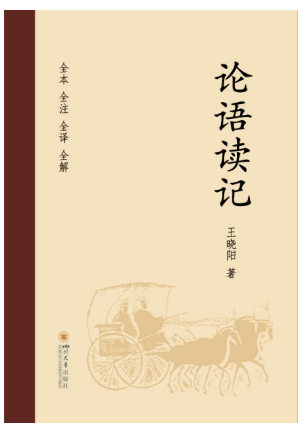


破解国学经典的文化密码

——王晓阳与他的学术新著《论语读记》

张登军



《论语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。在学术界，有“不学《论语》不足以谈国学，不学《论语》不足以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的说法。一部《论语》，从古至今历代学者的注释书籍超过3000种。

对于《论语》这样一部伟大经典，应该怎样去正确认识并阅读？前不久，绵阳学者王晓阳历时五年创作的《论语读记》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在参阅多位名家对《论语》注解的基础上，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文化认知，对《论语》全本进行“全注、全译、全解”，给阅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本。

■ 写作起源 阅读引发的文化思考

写作《论语读记》，是王晓阳在长期阅读中触发的。

作为一位资深阅读者，作者尤其对国学经典倍感兴趣。他对阅读文本的版本极为挑剔，一本著作他总是会选择不同的版本进行比较阅读。对《论语》的全新认识，就是他在阅读中感受到的。

作者与《论语》的深入接触，是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开始的。最初，作为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，他对《论语》只是因为专业的关系在业余时间闲翻，慢慢地就喜欢上了这本薄薄的经典。那以后，每隔上几年，他就会重新阅读一次，每一次阅读，都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。

王晓阳的阅读，有批注和写札记的习惯。在阅读《论语》的过程中，他断断续续写下了不少心得，觉得一些内容还有点新意，至少对人们重新认识、理解《论语》有一点帮助，于是他有了将这些文字整理出来的想法。

还是在阅读中，王晓阳发现不少版本的《论语》注释、解读很随意，有的主观性太明显，还有的则是臆说乱解、联想发挥，强加个人的想法，把一部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著作弄成鸡汤读物，或管理秘籍，或谋略法则，或处世宝典。

他认为，那些解读多少有点离题，有的甚至是对《论语》的曲解，这类解读“非红孔子，乃黑孔子也”。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和认识表达出来，于是他有了写一本正解《论语》的冲动。

■ 艰苦跋涉 历时五年的文化解码

《论语读记》的正式写作，是从2015年春季开始的。

多年的阅读积累，让王晓阳熟知关于《论语》的注解版本哪些是最权威的。他先后找出了十多位学者的注解文本进行再次阅读，在对比阅读鉴别中，修改、确认最符合《论语》原文的注释和译文，有些内容实在都不满意，他就查阅《说文解字》，从字的本义出发，重新进行注释。

在写作之初，王晓阳以为有那么多前贤的大作作为参考，自己又有多年积累的阅读札记，写起来应该很轻松，但真正动笔之后他才发现，这是一个非常辛苦，类似于长途跋涉的艰苦工作。

《论语》的文字是典型的文言文。古人写字，将中国汉字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，往往一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读音或释意，有时候同样的字在一段文字中出现几次也有不同的意思。

在《论语读记》的写作中，作者经常为了斟酌一个字的解释、一句话的翻译、一个章节的解读而耗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，进行反复地比较、辨析、查证，尽可能准确地破解古人留下的文化密码。

作者是一位媒体人，每天，甚至时时刻刻都要与新闻打交道，任务相当繁重。而多年养成的习惯，让他总要想办法挤出时间进行阅读写作，《论语读记》的写作，多在夜间、双休日和假期进行。

就这样断断续续，历时五年，先后六易其稿，王晓阳最终完成了《论语读记》的写作，2021年6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■ 特点鲜明 国学经典的全本注解

大开本的《论语读记》共433页、40余万字，看上去相当厚重，有分量，对《论语》的“全本、全注、全译、全解”是这部学术著作的最大特点，使它相对于单一的注释

类、集释类、疏证类、讲解类等《论语》注解本区别开来。

在《论语读记》中，作者根据《论语》的原本篇目分篇，分“原文、注释、译文、读记”等四部分，对《论语》进行逐篇逐章的注解、翻译、解读，对生僻字和与现代读音不同的字进行注音，确保内容的完整和阅读需求的全面。

《论语读记》的每一篇都写了“题解”，概括该篇的大意，明确具体的章节篇目数量，列出该篇中流传至今的名言名句。对《论语》原文，以《宋蜀刻本论语注疏》为底本进行参校，同时，参考多位现代名家注本对《论语》进行分篇、分章、分段和标点。

《论语读记》参考了多家权威注本，王晓阳认为，“单看任何一本都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”，有的注释太简单，读者不容易理解，有的又过于繁琐，虽对研究有用但对一般读者则没有必要，也容易产生阅读障碍。因此，他综合各家所长，进行增删、综合、修改、补充，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。

在写作中，王晓阳对《论语》中难解的字词尽可能都予以注释，做到简洁明了，让人一目了然、一看就懂。若非必要不做繁琐考证，不做各种对比，不做古今追溯，也不做不同词义的辨析和不同的语法讲解，给一部严谨专业的学术著作，注入了通俗易懂的基因。

■ 独特理解 探寻经典的当代价值

在一些人不懂传统经典、怀疑传统经典的今天，《论语读记》的出版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。

与《论语》其他注译本相比，《论语读记》的最大价值是“读记”。每一篇“读记”是作者读名家权威版本后，在确保不误读原本

原意的基础上，结合现实和自我人生体验，表达出自己的认识与理解，并以此探寻《论语》在当时与现在的价值。

“读记”的最大价值在于对《论语》的独特理解。在“读记”中，作者对《论语》不同篇目和不同章节之间的意义进行互见、互解、互证，注重《论语》本身及《论语》与西方思想家、现代思想家的某些对照，时而打通《论语》全本，时而纵横古今中外，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理解。

比如，解读《论语·里仁》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时认为，在孔子那里，“义”与“利”也不是那么对立的，他虽然罕言利，但并不讳言利，只是反对见利忘义。南宋永嘉学派叶适等人提出“义利并举”，是对宋儒程朱学派的纠正，实在是难能可贵，正是这一脉思想，影响并产生了二十世纪后叶的“温州模式”。

比如，解读《论语·述而》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”时认为，现在大多数人读《周易》的主要目的不是去明白人道、天道的哲理而顺应规律，而是想趋吉避凶、祈福免灾。自己不修德守正，而企图通过学习一种方法或者通过所谓大师的指点来实现，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？

再如，解读《论语·子罕》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”中的“勇者不惧”时认为，真正的勇者，第一，要有力量，要有对付邪恶的力量，包括个人、集体、国家的力量。第二，心地要光明，一切行为可以公开。第三，不做亏心事，不做对不起国家、社会和他人

的事……

《论语》博大精深、意蕴复杂，王晓阳坦言“不敢保证《论语读记》中所有注释、翻译、解读都正确精准”，但他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并希望以此为读者全新阅读认识《论语》提供參考，如此足矣。



韩旭峰 犹记当年借书读

我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，又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农村，除了课本之外，要想看到一本别的书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最早的课外读物，就是家里用来糊墙的旧报纸。没事我就趴在那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认，一看就是半天。

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课外读物，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。

那时候我们村里孩子的课余活动，除了在野外疯跑，最受欢迎的游戏就是打“简易乒乓球”。没有乒乓球台，就用碾米的磨盘充当，没有乒乓球拍，就用一本书推来挡去。

一次，我随手打开那本被当做“球拍”的书，发现那里面的内容太精彩了，远远超出了“乒乓球”对我的吸引力。

我记得那是一本陈年的《少年文艺》杂志，里面刊登了很多令我新奇、感动、向往的文字。捧着那本杂志，心里的激动几乎让我颤抖，差一点就把“球拍”偷偷拿走。后来，我发现了这本杂志的来历，原来是磨盘旁的那家人拿来给孩子们用的。那家的境况较好，有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中学生，叫杨青，他经常到县里的报刊亭去买杂志。

这简直让我发现了宝藏！只要不是上学时间，我都会跑到杨青家里看书，曾经让我痴迷的“乒乓球”直接被抛到了脑后。

小学的最后几年，几乎我的每一个傍晚和周末都是在杨青家里度过的，反正天不完全黑下来，我是坚决不会离开的。有时候，杨青和家人要下地干农活，我就独自一人留在他家看书。杨青见我如此痴迷阅读，偶尔也会大方地说：“这几本你拿回家去看吧。”这无异于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。

课外阅读给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，看到了视野外生机勃勃的世界，让我时时刻刻憧憬着自己的未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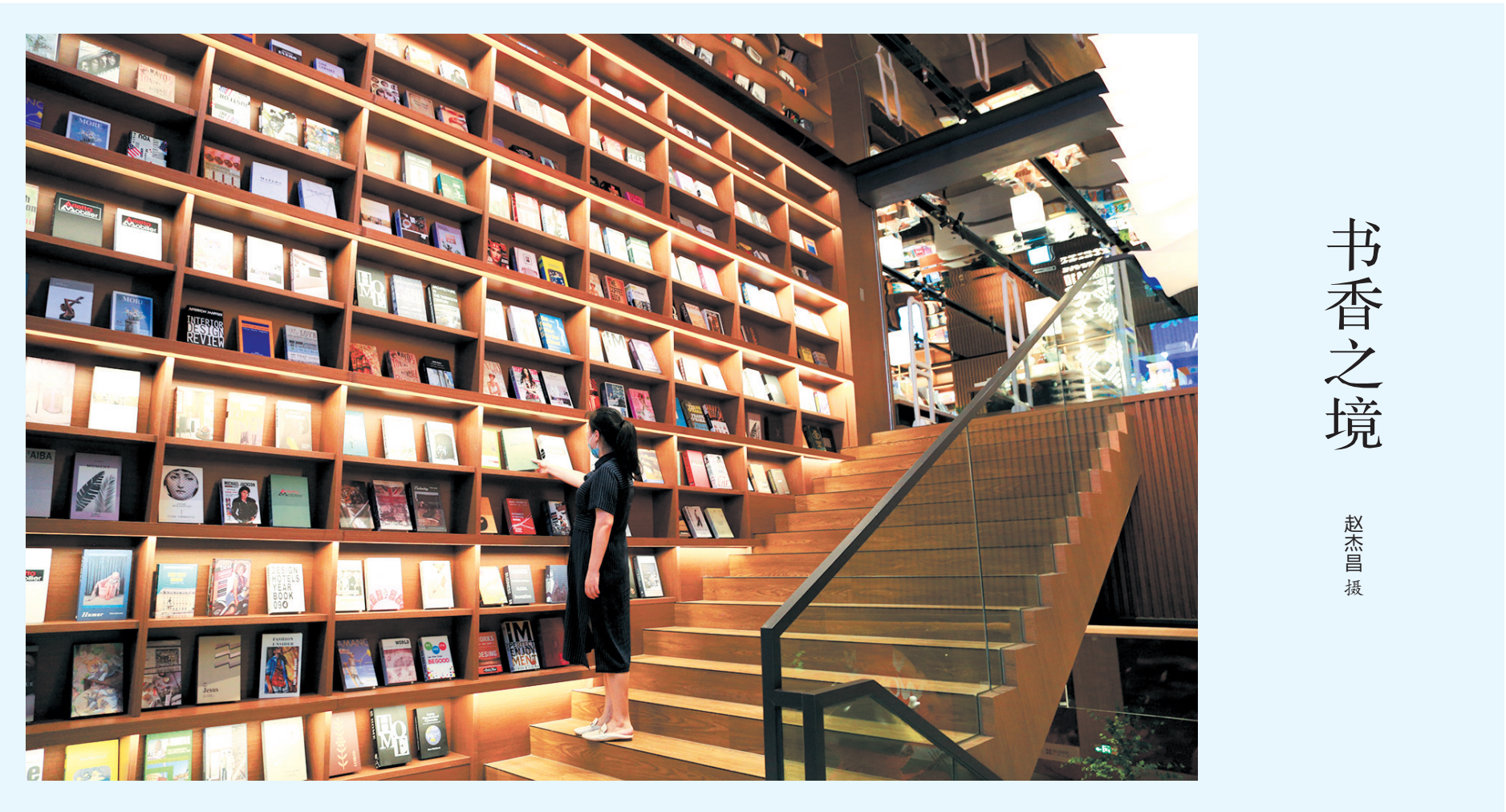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机会可以到县城去，看看那个出售各种杂志的报刊亭和有很多很多书的新华书店。当然，县城中的图书馆，是更令我向往的地方。杨青对我说，那里的书比报刊亭的更有厚度，比新华书店的有更多选择。

因此，除了看课外书，我拼命地学习，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中，获得了每周借阅图书的资格。

每周一下午最后一节课，是学校图书馆的开放时间。有借阅证的学生会冲到图书馆门前排好队，依次借出自己心仪的书籍，然后珍重地用报纸包起来，小心地装进书包。那些书有的已经十分破旧，有些地方还被人勾勾画画，但我们却视为珍宝。在课间或者晚自习之后，我常常拿出书来，大声地读给身边同学听。学校的借阅证数量有限，按规定，我借到的图书不能外借，读给同学听，绝不是炫耀，而是一种分享。

那是一段让人怀念的时光，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之下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还有时间看了那么多书，留下了那么多记忆。

清代诗人袁枚说，书非借不能读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时候我借的虽然是书，但何尝不是“借”的希望呢？



书香之境

赵杰昌撰

静心夜读

刘昌宇

立秋一过，天便凉爽起来。特别是晚上，一丝温柔的秋风，不时从窗外掠进房来，吹得人好一阵舒爽。此时，让劳累一天的自己沉静下来的最好方法，莫过于泡一壶绿茶，找一本心仪的书来读了。

儿时，我在村里一所小学读书。每天吃过晚饭，做罢当天的作业，母亲都会嘱咐我多读些书。彼时，在教科书之外，母亲给我买了不少课外读物，有童话故事，有四大名著，还有一些中外名家的科幻作品。那时候，家庭作业相对较少，这就给我的课外阅读提供了充足的时间。犹记得，多少个夜里，做完作业的我总会怀着无比期盼的心情，摊开母亲买给我的那些书，轻启书页，生怕漏掉一个字似地投入到一场夜读之中。读

累了，揉揉眼，伸个懒腰，踱到窗边，就势看一看天边夜色中的零星灯火，待视野恢复清晰了，再接着读……乡村的夜空，繁星洒落成浩瀚无垠的银河，空气中飘荡着清新的草木气息，就在这惬意的夜读中，我渐渐长大。

小学毕业，我考入县城一所中学，也开启了长达六年的寄宿生活。还记得住校第一天的夜里，头一次远离父母的我，对家的思念前所未有的浓烈。为了排遣这份乡愁，我想到了何不找书来读？放下床帐，扭亮床头灯，橘黄的灯光下，书中文字为我开启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，悄无声息地慰藉了我的愁绪。于是，睡前夜读的习惯，非但没有因为离家而中断，反而被思家心切的我坚持了

下来。那个时候的我正值青春年少，一边吮吸着知识的雨露，一边不禁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整个中学阶段，特别是在宁静的夜晚，我常常沉浸于一本本哲学书籍。品读那些艰深的理论，我的内心时常受到震动，每当此时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儿时的乡村夜空，试图透过那神秘的星河，感受宇宙的宏大和深邃。多少个夜，那记忆中的点点星光照得我心头泛起阵阵暖意，伴着我一场场夜读执拗地进行到底。

考进大学后，我最喜欢的还是在一个个宁静的夜晚，细细品咂书香。每天上完了课，夜幕一降临，我便会背起书包，进入校图书馆。身边的同窗或埋头奋笔疾书，或捧书苦思冥想。我也不

甘人后，翻开前一天没看完的书，有滋有味地啃读起来。整个图书馆内座无虚席，但人人屏气凝神。图书馆里每一个充实的夜晚，是静，让大家和谐地相处在一起，也让我这个好读者得以专心致志地攀登书山。

暑热渐消，静气自来，这样的秋夜，正是读书的好时节。捧书在手，徜徉于知识的殿堂，你看，那充实的日子，处处飘逸着书香，点亮了生活，更暖了读书人的心房。

